



契呵夫

隨筆



朱
衣
溪
萍
合
譯

契
訶
夫
隨
筆

北
新
書
局
發
行

一九二九年六月初版

一——三〇〇〇

契訶夫隨筆

每冊實價五角

著者 契訶夫

譯者 章衣萍

上海四馬路

發行處 北新書局

分發行處

廣州永漢北路
北平揚竹斜街
南京花牌樓

北新書局

譯者前記

這些契訶夫隨筆，是契訶夫在一八九二年至一九零四年的時候零碎記的。這些隨筆都是契訶夫著作裏的材料 (Material)，我們可以在契訶夫的戲劇小說裏看出這些材料的影子。後面附錄的一篇：「短文，思想，雜記，斷片」是契訶夫死後纔從他的著作的紙堆中找出來的，是一堆特別包着的手稿，上面寫着這樣的題目。裏面所記的似乎比隨筆還精彩而有興味。

原文俱載於一九一四年刊於契訶夫死後的遺著裏面。在莫斯科發行。一九二一年 S. S. Koteliansky 與 Leonard Woolf 譯成英文，名 The Note-books of Anton Tchekhov，我和朱溪所譯的是依據此本。但內中有些句子

實在不容易譯，英譯本真不容易懂。後來得俄人柏烈偉先生指正多處，又承豈明，半農，語堂諸先生指正——有的告訴了幾個難字，有的代爲口譯了一兩個句子，謹此謝謝他們。

衣萍七月二號，於吳淞海邊。

契訶夫隨筆

人類把歷史當作一本連續不斷的戰事記，所以直到於今，人類還以為戰爭是生命中的主要東西。

所羅門 (Solomon) 要求智慧時犯了一個極大的錯誤。

(註) 在契訶夫的遺稿中，我們檢到下面一段獨語劇文，是他親手寫的：

所羅門 (獨上)：唉！人生多麼黑暗！沒有一個夜的黑暗使得做孩子時代的我害怕，比得上這不可思議的生存使我這樣害怕的。主呵！你給大衛我的父親以和諧的字與音的天才，

使他能夠在琴絃上唱歌讚美你，使他怡然地與歎，感動得聽的人們哭泣，或是感動得他們愛美；但你爲什麼給我的只是一個自苦的，不能安眠的，飢餓的心？如同一個生長在污泥裏的蟲子，我只能在黑暗裏藏身；在懼怕與絕望中，我渾身顫抖着，我在一切事物中見着聽着的，只是一個不可思議的秘密？太陽爲什麼從廟背後升起，把櫻樹的葉子照成金黃？女人爲什麼那樣美麗？鳥爲什麼那樣匆匆忙忙地飛去，牠飛了有什麼意思，是否牠和牠的小鳥以及牠所飛去的地方將來也不免變成灰土？最好我還是不生出娘胎，我寧願做一塊頑石，因爲上帝沒有給牠眼睛和思想。爲了要使晚上我的身子疲倦，昨天一整天，如同一個工人，我搬着白石到廟裏去；但是天色晚了，我還不能安睡……讓我去睡了罷。福西士

告訴我，只要心想着飛跑的羊，老是想着，心裏模糊起來，就可以睡着了。我要試試看……

普通的偽君子假裝鴿子；政治同文學的偽君子假裝鷹鷂。但是不要因為他們如鷹的外表而不安呵。他們不是鷹鷂呢，不過是耗子或小狗罷了。

那些更愚魯，更卑賤的人叫做平民。政府把全國人民分類作納稅者同免納稅者。但是兩種分類都是不對的；我們都是平民，我們做最好事情就是做平民的事情。

如果孟那柯王 (Prince of Monaco) 有張賭棋盤，那麼罪人的定罪一定可以用賭牌來定奪了。

易佛能夠高談博愛哲學，但是他自己却不能愛人。

艾遼香說：『母親，疾病把我的心弄衰弱了，於今我同孩提時代一樣：一會我祈求上帝，一會我哭泣，現在我又快樂了。』

漢姆來特 (Hamlet) 爲什麼憂慮着死人的鬼呢？生命被一種更可怕的魔鬼附着呵！

女兒：『覺得長統靴不合適的很。』

父親：『是的，長統靴不雅觀的很，我得要雙皮的。』

父親病倒了，他放逐到西伯利亞去因此延期了。

女兒：『你不很有病，父親。看，你還穿着外衣同長統靴呢……』
父親：『我渴望放逐到西伯利亞去。在那兒你可以坐在耶尼鮮河或是蝸比河旁釣魚；在渡船上有很好的犯人，殖民……在這兒一切都厭恨：窗前的這顆丁香花樹，這鋪石子的小路……』

一間臥室。月光從窗口極光亮地射了進來，照得連他的睡衣的鈕子都看得清清楚楚。

一個小心的人就連在狗的面前也覺得害羞的……

政府裏某一位顧問官，瞪眼瞧着一塊美麗的風景畫，讚嘆地說：
『自然真有不可思議的功用啊！』

一隻老狗的雜記簿上記着：「人們都不吃廚子所丟了的菜湯和骨頭。傻子啊！」

他除去學校時代做過一次陸軍學生的回憶而外，他的心靈裏沒有一點別的東西。

那法國人說道：『Laid Comme un chenille』——同只毛蟲一般醜。（同死的罪惡一般的醜。）

人們成爲曠夫或是老處女，因爲他們一輩子引不起興趣來，連肉體方面的興趣也引不起。

孩子們漸漸長大了，他們吃飯時總談論宗教，取笑齋節同僧正等等。起先年老的母親發皮氣了，不久，很可以看出她是聽他們說慣了，她只是微笑着，到了後來，她告訴孩子們，說他們已經說服了她，如今她與他們的意見相同了。孩子們奇怪了，他們不知道如果他們的老母親失掉了她的宗教，她將如何是好。

世上沒有某一國家的科學，正如同沒有某一國家的乘法表一般；什麼東西只要屬於某一國家的，就已經不是科學了。

哈叭狗在街上行走着，因為自己的短腿害羞了。

男人與女人的區別：女人年紀愈老，愈愛管女性的事務；男人年紀愈老，愈不想管女性的事務。

那些驟然的，來的不是時候的愛情的發生可以比做這個：你帶着幾個孩子到某處去散步；散步正是很有意思很快樂的時候，其中忽然有一個孩子吞了些油漆下肚去。

戲裏的角色向着每人說：『你有胃虫啊。』他把她女兒的胃虫治好了，她的面色却變蒼黃了。

一個沒有天才的，愚拙的學者，工作了二十四年，沒有成就一點好的東西，只是替世上造成一些同他一般無天才，無腦筋的學者。晚

上他偷着裝釘書籍——這才是他的真職務；在這上面他是一個藝術家，他感覺得一種快樂。他變做一個釘書匠了，這個釘書匠很愛讀書，他夜裏偷着讀書呢。

也許宇宙是懸掛在某種妖怪的牙齒上。

走向右邊罷！你這黃眼鬼呀！

你想吃嗎？

不，我並不想吃。

一個有孕的女人，短手膊，長脖子，像一隻袋鼠。

尊敬別人是多麼快樂啊！當我讀書時，我不關心這書的著者怎樣求愛或是玩紙牌；我只是看見他們的驚人的作品。

一個人總要求他所愛的女人是清白的，這是自私的行爲：向一個女人要求我所沒有的品質並不是愛情，只是崇拜，因為一個人應該愛像他同等的女人。

所謂人生純粹的如孩提般的快樂即是野獸的快樂。

我受不了孩子們的哭聲，但是當我的孩子哭時，我却聽不見了。

一個學生請一位女人到飯館吃飯。他只有一個盧布，二十個戈貝。賬條開來是四個盧布三十個戈貝。他沒有錢，於是哭起來。飯館老板打了他一個耳括。他同這位女人談論着阿比西尼亞 Abyssinia（譯者註：阿比西尼亞，在非洲東北。）

一個人，這個人從他的外表看來，除去臘腸同鹹菜外，什麼都不愛。

我們依目標來評判世人的活動能力；那就是說目標偉大，活動能力也就偉大。

你在納夫斯基 (Nevski) 驅車，你向左邊看海馬克特 (Haymarket)；雲色如煙，落日紫色——但丁的地獄啊！

他的進款是二萬五千到五萬，但是他還是因為貧困而自殺了。

窮極了，無法維持的境况。母親是個寡婦，她的女兒是一個醜貨。後來母親鼓起勇氣叫女兒到街上去賣笑。她年青時爲了買衣服穿要銀錢，也曾背她的丈夫去外面賣笑；她有些經驗。她教會她的女兒。她的女兒就出去了，整夜在外面走着；但是沒有一個要她；她醜的很。過了兩天後，三個下流人在散步場照顧了她。她帶回家一張錢票，這張錢票是張無效的彩票券。

兩個老婆：一個在彼得堡，一個在克爾夫。不斷的爭吵，威嚇，打電報。她們簡直幾乎把他逼得自殺。末後他想出一個法子：他把她